

卷第四百六十 禽鳥一

鳳（鷹附）

旃塗國 鳳凰台 元庭堅 睢陽鳳 鸞 鶴

徐爽 烏程彩捕者 戶部令史妻

裴沆 鵠蘇 瓊鸚鵡 張華 鸚鵡救火 雪衣女 劉潛女 鷹

楚文王 劉聿 鄴郡人 鷓鴣

魏公子 鵠

寶觀寺 落雁殿

旃塗國

周時，旃塗國獻鳳雛，載以瑤華之車，以五色玉為飾，駕以赤象。至京師，育於靈禽之苑，飲以瓊漿，飴以雲實。二物皆出《上元經方》。鳳初至之時，毛色未彪發。及成王封泰山，禪社首之後，文采炳耀，中國飛走之類，不復喧鳴，咸服神禽之遠至。及成王崩，沖天而去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鳳凰台

鳳骨黑，雄雌旦夕鳴各異。皇帝使伶倫制十二龠寫之，其雄聲，其雌音。樂有《鳳凰台》。此鳳腳下物如白石者，鳳有時來儀，候其所止處，掘深三尺，有圓石如卵，正白，服之安心神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元庭堅

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，昔罷遂州參軍，於州界居山讀書。忽有人身而鳥首，來造庭堅，衣冠甚偉，眾鳥隨之數千，而言曰：「吾眾鳥之王也，聞君子好音律，故來見君。」因留數夕，教庭堅音律清濁，文字音義，兼教之以百鳥語。如是來往歲餘。庭堅由是曉音律，善文字，當時莫及。陰陽術數，無不通達。在翰林，撰《韻英》十卷，未施行，而西京陷胡庭，堅亦卒焉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睢陽鳳

貞元十四年秋，有異鳥，其色青，狀類鳩鵲，翔於睢陽之郊，止叢木中。有群鳥千類，俱率其類，列於左右前後，而又朝夕各銜蜚蟲稻粱以獻焉。是鳥每飛，則群鳥咸噪而導其前，咸翼其旁，咸擁其後，若傳喚警衛之狀。止則環而向焉，雖人臣侍天子之禮，無以加矣。睢陽人咸適野縱觀，以為羽族之靈者。然其狀不類鸞鳳，由是益奇之。時李翱客於睢陽，翱曰：「此真鳳鳥也。」於是作《知鳳》一章，備書其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鸞

堯在位七年，有鸞鵲歲歲來集，麒麟游於澤藪，鳴皋逃於絕漠。有折支之國，獻重明之鳥，一名重睛。言雙睛在目，狀如雞，鳴似鳳，時解落毛羽，以肉翻而飛。能搏逐猛虎，使妖災不能為害，飴以瓊膏。或一歲數來，或數歲不至。國人莫不掃灑門戶，以留重明之集。國人或刻木，或鑄金，為此鳥之狀，置於戶牖之間，則魍魎丑類，自然退伏。今人每歲元日，刻畫為雞於戶牖之上，此遺像也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鶴徐爽（鵠）

晉懷帝永嘉中，徐爽出行田，見一女子，姿色鮮白，就爽言調。女因吟曰：「疇昔聆好音，日月心延佇。如何遇良人，中懷邈無緒。」爽情既諧，欣然延至一屋。女施設飲食而多魚，遂經日不返。兄弟追覓，至湖邊，見與女相對坐。兄以藤杖擊女，即化成白鶴，翻然高飛。爽恍惚年餘乃差。（出劉敬叔《異苑》）

烏程彩捕者

隋煬帝大業三年，初造羽儀，毛氅多出江南，為之略盡。時湖州烏程縣人身被科毛，入山捕彩，見一大樹高百尺，其上有鶴巢養子。人欲取之，其下無柯，高不可上，因操斧伐樹。鶴知人必取，恐其殺子，遂以口拔其毛放下，人收得之，皆合時用，乃不伐樹。（出《五行記》）

戶部令史妻

唐開元中，戶部令史妻有色，得魅疾，而不能知之。家有駿馬，恒倍芻秣，而瘦劣愈甚。以問鄰舍胡人，胡亦術士，笑云：「馬行百里猶倦，今反行千里餘，寧不瘦耶？」令史言：「初不出入，家又無人，曷由至是？」胡云：「君每入直，君妻夜出，君自不知。若不信，至入直時，試還察之，當知耳。」令史依其言，夜還，隱他所。一更，妻起靚妝，令婢鞍馬，臨階御之。婢騎掃帚隨後，冉冉乘空，不復見。令史大駭，明往見胡，瞿然曰：「魅信之矣，為之奈何？」胡令更一夕伺之。其夜，令史歸堂前幕中，妻頃復還，問婢何以有生人氣，令婢（「婢」原作「婦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以掃（掃原作婢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帚燭火，遍然堂廡，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。須臾，乘馬復往，適已燒掃帚，無復可騎，妻云：「隨有即騎，何必掃帚。」婢倉卒，遂騎大甕隨行。令史在甕中，懼不敢動。須臾，至一處，是山頂林間，供帳簾幕，筵席甚盛。群飲者七八輩，各有匹偶，座上宴飲，合昵備至，數更後方散。婦人上馬，令婢騎向甕，婢驚云：「甕中有人。」婦人乘醉，令推著山下，婢亦醉，推令史出，令史不敢言，乃騎甕而去。令史及明，都不見人，但有餘煙燼而已，乃尋徑路，崎嶇可數十里方至山口。問其所，雲是閬州，去京師千餘里。（「方至山口問其所云是閬州去京師千餘里」十七字原闕，據明抄本補。）行乞辛勤，月餘，僅得至舍。妻見驚問之久（「之久」二字原倒置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何所來，令史以他答。復往問胡，求其料理，胡云：「魅已成，伺其復去，可遽縛取，火以焚之。」聞空中乞命，頃之，有蒼鶴墮火中，焚死，妻疾遂愈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裴沆

同州司馬裴沆嘗說，再從伯自洛中，將往鄭州，在路數日，曉程偶下馬，覺道左有人呻吟聲，因披蒿萊尋之，見覆下死一老婦，

垂翼俛味，翅下瘡壞無毛。且異其聲，忽有老人白衣曳杖，數十步而至，謂曰：「郎君少年，豈解哀此鶴邪？若得入血一塗，則能飛矣。」裴頗知道，性甚高逸，遽曰：「某請刺此臂血，不難。」老人笑曰：「君此志甚勁，然須三世是人，其血方中。郎君前生非人，唯洛中胡盧生，三世人矣。郎君此行，非有急切，豈能至洛中，乾胡盧生乎？」裴欣然而返，未信宿，至洛，乃訪胡盧生，具陳其事，且拜祈之。胡盧生初無難易，開袱，取一石合，大若兩指，授針刺臂，滴血下滿合，授裴曰：「無多言也。」及至鶴處，老人已至，喜曰：「固是信士。」乃令盡塗其鶴，復邀裴云：「我所居去此不遠，可少留也。」裴覺非常人，以丈人呼之，因隨行。才數里，至一莊，竹落草舍，庭蕪狼藉。裴渴甚，求漿，老人指一土龕：「此中有少漿，可就取。」裴視龕中，有一杏核，一扇如笠，滿中有漿，漿色正白，乃力舉飲之，不復饑渴，漿味如杏酪。裴知隱者，拜請為奴僕，老人曰：「君有世間微祿，縱住亦不終其志。賢叔真有所得，吾久與之游，君自不知。今有一信，憑君必達。」因裹一袱物，大如合，戒無竊開。復引裴視鶴，鶴損處毛已生矣。又謂裴曰：「君向飲杏漿，當哭九族親情，且以酒色誠也。」裴復還洛中，路閱其所持，將發之，袱四角各有赤蛇出頭，裴乃止。其叔得信，即開之，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。其叔後因游王屋，不知其終。裴壽至九十七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又李相（「相」原作「鬆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公游嵩山，見病鶴，亦曰須人血。李公（公原作鬆。據明抄本改。下同。）解衣即刺血。鶴曰：「世間人至少，公不是。」乃令拔眼睫，持往東都，但映眼照之，即知矣。李公中路自視，乃馬頭也。至東洛，所遇非少，悉非全人，皆犬彘驢馬，一老翁是人。李公言病鶴之意，老翁笑，下驢袒臂刺血。李公得之，以塗鶴。即愈，鶴謝曰：「公即為明時宰相，復當上升。相見非遙，慎無懈惰。」李公謝，鶴遂冲天而去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鵠

鵠生百年而紅，五百年而黃，又五百年而蒼，又五百年為白，壽三千歲矣。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蘇瓊

晉安帝元興中，一人年出二十，未婚對，然目不乾色，曾無穢行。嘗行田，見一女甚麗，謂少年曰：「聞君自以柳季之儔，亦復有桑中之歡耶？」女便歌，少年微有動色，後復重見之，少年問姓，云：「姓蘇名瓊，家在涂中。」遂要還盡歡，從弟便突入，以杖打女，即化成雌白鵠。（出劉義慶《幽冥錄》）

鸚鵡

鸚鵡能飛，眾鳥趾，前三後一，唯鸚鵡四趾齊分。凡鳥下臉向上，獨此鳥兩臉俱動，似人目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張華

張華有白鸚鵡，華行還，鳥輒說僮僕善惡。後寂無言，華問其故，鳥云：「見藏甕中，何由得知？」公時在外，令喚鸚鵡，鸚鵡曰：「昨夜夢惡，不宜出戶。」強之至庭，為鷓鴣所攫，教其啄鷓鴣，僅而獲免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鸚鵡救火

有鸚鵡飛集他山，山中禽獸輒相貴重。鸚鵡自念，雖樂不可久也，便去。後數日，山中大火，鸚鵡遙見，便入水濡羽，飛而灑之。天神言：「汝雖有志，意（明抄本意作「竟」。）何足云也？」對曰：「雖知不能，然嘗僑居是山，鄰獸行善，皆為兄弟，不忍見耳。」天神嘉感，即為滅火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雪衣女

天寶中，嶺南獻白鸚鵡，養之宮中。歲久，頗甚聰慧，洞曉言詞。上及貴妃，皆呼為雪衣女。性既馴擾，常縱其飲啄飛鳴，然不離屏幃間。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，數遍便可諷誦。上每與嬪妃及諸王博戲，上稍不勝，左右呼雪衣女，必飛局中，鼓翼以亂之。或啄嬪御及諸王手，使不能爭道。一旦，飛於貴妃鏡台上，語曰：「雪衣女昨夜夢為鷓所搏，將盡於此乎？」上令貴妃授以《多心經》，自後授記精熟，晝夜不息，若懼禍難，有祈禳者。上與貴妃出遊別殿，貴妃置鸚鵡於步輦上，與之同去。既至，命從官校獵於前，鸚鵡方嬉戲殿檻上。瞥有鷹至，搏之而斃，上與貴妃，歎息久之，遂命瘞於苑中，立鸚鵡塚。開元中，宮中有五色鸚鵡，能言而惠。上令左右試牽御衣，輒瞋目叱之。岐王文學熊延景，因獻《鸚鵡篇》，上以示群臣焉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劉潛女

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，唯有一女，初笄，美姿質。繼有求聘者，其父未許。家養一鸚鵡，能言無比，此女每日與之言話。後得佛經一卷，鸚鵡念之，或有差誤，女必證之。每念此經，女必焚香。忽一日，鸚鵡謂女曰：「開我籠，爾自居之，我當飛去。」女怪而問之：「何此言邪？」鸚鵡曰：「爾本與我身同，偶托化劉潛之家，今須卻復本族，無怪我言。人不識爾，我固識爾。」其女驚，白其父母，父母遂開籠，放鸚鵡飛去，曉夕監守其女。後三日，女無故而死，父母驚哭不已。方欲葬之，其屍忽為一白鸚鵡飛去，不知所之。（出《大唐奇事》）

鷹

楚文王

楚文王好獵，有人獻一鷹。王見其殊常，故為獵於雲夢。毛群羽族，爭噬共搏，此鷹瞪目，過瞻雲際。俄有一物鮮白，不辨其形。（「形」字原闕，據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二六補。）鷹便竦羽而升，轟若飛電。須臾，羽墮如雪，血下如雨，有大鳥墮地。度其羽翅，廣數十里，時有博物君子曰：「此大鵬雛也。」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劉聿

唐永徽中，萊州人劉聿性好鷹，遂於之罘山懸崖，自縊以取鷹雛。欲至巢而繩絕，落於樹歧間，上下皆壁立，進退無據。大鷹見人，銜肉不敢至巢所，遙放肉下，聿接取肉喂鷹雛，以外即自食之。經五六十日，雛能飛，乃裂裳而係鷹足，一臂上係三聯，透身而下，鷹飛，掣其兩臂，比至澗底，一無所傷，仍係鷹而歸。

鄴郡人

薛嵩鎮魏時，鄴郡人有好奇鷹隼者。一日，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，人遂市之。其鷹甚神俊，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，皆莫能比，常臂以玩，不去手。後有東夷人見者，請以緇百餘段為直，曰：「吾方念此，不知其所用。」其人曰：「此海鶴也，善辟蛟螭患，君宜於鄴城南放之，可以見其用矣。」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為人患，郡民苦之有年矣。鄴人遂持往，海鶴忽投陂水中，頃之乃出，得一小蛟，既出，食之且盡，自是鄴民免其患。有告於嵩，乃命鄴人訊其事，鄴人遂以海鶴獻焉。（出《酉室志》）

鶴魏公子

魏公子無忌曾在室中，讀書之際，有一鳩飛入案下，鷓逐而殺之。忌忿其鷓戾，（「鷓戾」原作「係搏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因令國內捕鷓，遂得二百餘頭。忌按劍至籠曰：「昨殺（「殺」原作「搦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鳩者，當低頭伏罪；不是者，可奮翼。」有一鷓俯伏不動。（出《列異傳》）

鷓寶觀寺

滄州東光縣寶觀寺，常有蒼鷓集重閣，每有鷓數千。鷓冬中每夕，即取一鷓以暖足，至曉，放之而不殺。自餘鷓鷓，不敢侵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落雁殿

唐太宗養一白鷓，號曰將軍，取鳥，常驅至於殿前，然後擊殺，故名落雁殿。上恒令送書，從京至東都與魏王，仍取報，日往返數回，亦陸機黃耳之徒歟？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